

周易本義注

二





周易本義注

(二)

胡方撰

周易本義註卷之二

周易上經二

三三

兌下
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占例直言之。上六字當卦名亨字。占詞與比之吉同例。伏巽本取卦象爲卦名義。其名之義則爲禮。今另取卦體爲卦名義。而指卦德以言之。又只言卦名義而去其名象之變例也。文王因商季之世人之履虎尾者多。急爲計所以處。又見卦德之和悅。適是處此之道。且與禮之意相通。於伏巽本旨不大悖。故易原義爲柔履剛。而以卦德言之。象總言卦名義。履字用卦名爲詞。卦名在言前。天澤所像者禮之形實。而形實中之意。皆因物而不忤。故和悅與之相通。謂伏巽名卦自取卦象之義。然卦象之義可當卦體之義。觀以卦之體卽其德之象也。則筮得此卦者。卽筮得卦德之義耳。禮稱履者。謂人之所當履也。和悅爲履虎尾不咥之道。則亦人所當履者。此亦與禮相通之意。不特因物不忤也。履虎尾遇乾之象。不咥人。兌之象。不咥人和悅所揆之教。故有和悅之象。卽有不咥人之象。

象曰履柔履剛也。

此原文王之意以己所取之義爲伏巽所取之義發明所以係象詞之故。唯卦義如此故謂其象占如下文也。若仍伏巽本義則象占有齟齬矣。履字作文王述伏巽原文。謂象詞云伏巽名此卦爲履蓋即取卦體之柔履剛名之也。文王實見柔履剛可以當履之名直謂伏巽以之起名。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提撕之例。叮嚀人用以用卦受占之實在悅也。語氣例見小畜。是從象詞見得其意而言之于此係以此象占是意并言此是謂象詞觀之是謂此象之所以成此占之所以致也。此見言外有此意。凡此類皆見聖人示人上下文事之相係屬也。伏巽之取此柔剛之體爲卦義。以此柔剛之體是悅乾之德之體故也。則實取悅乾之德爲義耳。而尋常之柔履剛不必成此象有此占。然此履之者悅之柔所履者乾之剛。故成此象有此占也。柔剛統名悅乾剛柔之至也。兌只是悅前註加和字者以和爲悅之發悅不可見。只於其發見之也。凡于物无憎怒之心者外必與隨順。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註釋之例。釋悅而應乾之實事也。說應乾是綱領之名。此是條目之名。舉綱領不如舉條目之明。故曰明之。帝位易于生疚之地與虎尾之易于見咥相似。和之體因可悅之情從容。剛中正之履帝位于位履所當履其所以爲履所當履者以于事事物物皆

合其理。總外因可說而內從容。故是和悅之義。免疚專以中正。然中正非剛不能爲。爲之亦不常不誠。剛字兼明中正之常且誠。以滿不字之義也。中以行止之節言。正以義理之當言。光明者。盛德大業。照耀人心。卽中庸之博厚發爲高明。此句申明上文之詞。謂剛中正所以卽不疚者。以剛中正則能如此也。不疚者。稱其位而不媿。如此則稱其位矣。通節舉一例餘。又以順境廣虎尾之類。而于順境中取帝位者。以人君爲天下禍福之本。特以帝位之如虎尾。儆其戒懼。聖人愛天下之意也。以中正例和悅之迹。又見和悅非爲邪枉之謂。君子有以權取正。無反正爲權。其于小人有委蛇處。不過不輕排擊。非務結其權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坎川上之水象。其亦水之溺人象。澤則盛水者。故天地閒至下者唯澤。分明之極方是禮。唯上下之極者。其上下最分明。故二象是禮之象。辨兼辨所以然及所當然。如九德爲天子。六德爲諸侯。是辨所以然。如天子九章。諸侯七章。是辨所當然。所以然辨。則人知上下之位不可亂。所當然辨。則人知上下之事不可亂。禮无辨所。以然。然必因所以然而制。則人可由之推見所以然。則算并辨之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

率其素履者。不變其平日之所行以爲行也。陽則有力。初則力未衰。在下則入世淺。而物誘未深。故能不爲物遷。而素可守。无咎者。多行多敗。而能有操持。則不在此例也。象素字。謂率素而往。占往字。指率素之往言。往猶行也。非仕進之謂。此兼在下居初。而能只言此時之事。可近此時未卽變耳。若要永久。則須保此在下居初之心。勿失乃得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註釋之例。釋去又詞中事之疑也。往對素言是又有所行。行隨時而變。聖賢之稱素者亦不必同。恐人疑雖有所出入。但不大段相反。即無害于素。則有用又而失之者。故辨明无出入方是素。以使用者无誤也。謂其往之迹雖不同。而必理一而无小變。方是素也。前所行者是己所願。後所行者又己所願。是獨行所願。不行所不願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獨幽人以无應取。餘俱以剛中取。中是履道之象。剛則并見能履本領之象。道者中而已。履道取於剛中。守貞又從履道推出。无應于上。幽獨之象。守貞者守出處之正。即終于幽獨。貞是道之大端。履道必履此。亦坦坦方能履。而履道者又必坦坦。即孟子飽乎仁義節之義。所以可推出守貞。坦坦者。內重外輕。富貴貧賤視之如一也。不見貧賤之苦。故能不去貧賤。全體與出處皆善。則无得凶之理。故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提撕之例。見出處之道與全體之道相連。不可藉口一端之得失。而或苟也。倒出言前句在後。謂又詞云幽人貞吉爲九二之象。占何者。以其中則能不自亂也。言中則不自亂。即反見自亂非中。履道從中取。故以中稱之。不亂。貞之謂。總言以履道因之。坦坦而能貞也。吉以貞方得。故義亦在此。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不中正是无德。柔是无才是總无勝強禦之具。而志剛則必欲與強禦競也。眇跛。不中正與柔之象。能者。自謂能志剛之象。履虎尾。是其見成境遇。不必定凶。唯以上二句處之乃凶。武人句推廣其象之類。上言爻是无禦強禦之具。而禦強禦之象。此句言亦是武人爲大君之象。蓋同一无履之之具而履之耳。此句下不言凶。借見上文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提撕之例。前六句叮嚀如此必凶。後二句叮嚀武人爲君似如此。前六句一氣。謂爻詞云爻之象是如此。而凶是其占也。首四句爻詞言不能自謂能。此言自謂能實不能。會其意而代其詞以述之也。首四句是位不當之象。位不當以其實承之。即指首四句位不當。包不中正與柔而志剛言。柔居陽故不當。不當即不正。而陽是三亦即不中。至居陽則志剛象也。志剛。謂亦此志剛之類。兩事同一義。故爻兼有兩象也。志剛又承位不當言。猶云不中正與柔而志獨剛。於是爲所不能爲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爻位板定。不會就九六。九六推移。會就爻位。故皆是六六來居爻位。居此者用此之象。此爻則舍其剛而用柔也。履虎尾亦是見成境遇。愬愬乃人所以處之道。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註釋之例。釋又詞所未及之義也。又詞吉字只言不見咥。蓋謂人遇險時心當得無患便滿。言此已足爲勸也。孔子又思或有必欲行其志。僅免之道未屑爲。而寧犯難以徵倖者。故又指此爲志行之道以誘之。身全而後可以有爲。故全身之道。卽行志之道。不言是并志不行反見言外。身全亦未必志行。但與身不全者之立見不行相反。則是屬行一邊矣。

九五 夬履 貞厲。

剛本銳質。而又以德位人順驕之。則无所顧畏。而不思挫其銳。故成夬。理有自定之體。亦有因時之宜。貞亦厲者。能得其定體。未得其時宜也。定體可由心立。故剛中正者。可以不失時宜。外起難知。故不愼審。不可以得。

象曰 夬履 貞厲 位正當也。

提撕之例。倒出言前句在後。謂又詞云。夬履貞厲。此又位正當之象占也。見此是位正當必有之事。戒之必自防也。位卽帝位。正當者以剛中正履之。爲處所當處。言位與德俱盛也。如此已足生驕。况悅者以德愈生悅。又以位不敢不悅。更足以助其驕。故必夫。

上九 視履 考祥 其旋 元吉。

言究竟之應。以見積累之重。究竟之完缺。由積累之疎密人所共知也。而究竟之完缺所關得失大。則積累之疎密所關得失亦大矣。微不旋則失元吉。而微有玷卽是不旋。是微玷之關得失大。不旋者善。以窮于不旋。處見有限。旋者善。以无窮。處見无限。其規

模相去絕遠。不獨爭于見在之善多。少吉亦不獨以見在之善分多少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註釋之例。釋爻詞未顯之義也。爻詞只言大吉。未言是何等大。今疏明是盡量之大也。謂在上而得之元吉。其實異于常所謂元吉也。元吉有就一事言者。其元吉不過一事之吉之大者。履終之旋統萬事在內。則其元吉是萬事之報也。非大備天下之福。何足以當之。吉之理不驗則已。驗則當无不驗。人不能謂吉之理不驗。則亦不能謂言无不驗爲夸矣。故此足以使人信而受勸。福人之所喜。故以慶言福。是言元吉之實際。非言元吉可喜也。

䷋ 乾下
坤上 ䷋ 歸
妹

泰。小往大來。吉亨。

與上卦同例。但此另存卦名耳。伏巽只取天地交之象以立名。文王又取卦體卦變以寫明天地交之實。蓋泰卽亨之意。文王將指以言占而恐人於天地之交見之未明。則於其中亨之義見之。不真。將疑亨之占非本卦之所告而不信。唯如此寫明。而後卦名之切於卦見占之切於卦亦見也。天地交者。天施地生也。自人觀之。則下者爲來。上者爲往。然陰陽二氣非分見各處。其往來不是判然易位。只是節節密相參錯。故又以三四之迫近互換細寫之。卦體卦變。總一天地交之實際也。照註末二句。吉亨就大者言。按下傳大小。不獨君子小人。凡主輔皆然。而交之功總爲大者成就也。謂此卦之象是天地交。占得此卦者。當有如天地交之事。義例說見此卦吉字。意總言亨。但先欲以統名稱之。後見未明。又直言之耳。猶云當得吉。何以爲得吉。其所得者亨也。亨與泰一義。但泰就

象言亨就人事言故不重複。往者屈也來者伸也。亨即伸之謂而伸是人之福祥。故曰吉。亦有亨而不吉者。如小人之得志非以无妄招禍即以肆惡敗德皆不吉也。吉字亦辨亨爲大者之亨不同小者之亨亦不可少也。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註釋之例。卦象是天地交。卦名是通。皆明見彖詞不待於釋。唯亨字所指甚廣。彖詞不得不統言之而止。今專疏明所指之事。使人知以反求諸己而見其爲正告反告也。亨言如天地之交而通。上下交以下正如天地之交而通事也。謂卦言天地交而通。而文王實以小往大來。又以爲人事之象。而起吉亨之占。則全彖之文。是如此云云也。首段釋小往大來及泰字。餘俱釋亨字。首段本不待釋。只以引起下文耳。首段謂卦象是天地交。而小往大來。即天地交之實。則總天地交而已。卦指此名以泰。則謂交即得通也。天下降而後地上行。地與天交。究之只天與地交。小往大來。究之只大來也。萬物通。謂二氣爲萬物之分得伸。二氣中本有爲萬物之分。但不交則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此一分氣便鬱于中也。上下句以君臣之倫言。言同即言通。有上之同。則下之志可行。有下之同。則上之志亦可行也。然必交而後同。不交則不相知。不相知則雖能相同者。亦未効其相同之用也。陰陽句以一切事物之體言。輕清爲陽。重濁爲陰。情文氣形是也。健順句以學問之道言。健志順行也。君子句以官職之制言。君子即君子不器之君子。學問大成者也。自此以下。小成之士。即爲小人。故有交義。若邪惡小人。則與君子冰炭者。內外須作去留解。與上文不倫矣。內外二字。取于內卦外卦。下卦是先立者。上卦是後加者。故下卦是內。亦即是主名。以內外。即名以主從也。內外立。則在內在外。有出入之象。故又即以釋往來。爲之主爲之從。皆是與之交。不肯爲之主。從及肯爲之主。從而不能爲者。皆不成交。故一內一外。又內外者是陽陰等。方是天地交之類。六者皆相資。則功成相失。則功廢。交則有通隨之。不言之者。以有上二段例見也。道長二句。因條舉難盡。

又括其大凡以言之。言君子道小人道非言君子小人。天地閒事物。凡屬本屬妙可尊可貴似君子才德之意者。皆君子之道。凡屬末屬滯可卑可賤似小人才德之意者。皆小人之道。謂凡君子小人之道皆大小之類。凡消長皆往來之類也。消即遜於長。長即尙於消。即主從之意。亦即內外之意。總要詮出交之義。消莫作消滅之消。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始交則屯。交久則泰。而泰終有不足。必待人爲之助方足。則有泰之象。即有人當爲之助之義。隨之而見。后之以。以此隨見之義也。裁天只因其自然而表章之。不外治歷明時。裁地則有作爲。如隨刊井牧是也。成者使之各自成不相混。宜利也。如秋宜種麥春宜種穀。高宜種黍卑宜種稻是也。輔相者。教民因時用地。是助利物之能。使及於物也。人物之性。皆天地所在。盡人物之性。亦是裁成輔相。其道亦做上二條之意。左右民正言助足天地之泰。天地之泰。即萬物之通民之生遂德成。天地之泰方足也。泰之未足。即屯之尙留。裁成輔相。即終治屯之事也。財成似屯之經。輔相似屯之綸。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拔言拔之即起。非言拔之使起。屬君子言。非屬人君言。君子之行義達道。已所自主。人君不能操其權也。又拔茅是二三之象。連茹方是初九之象。下句只揭明連茹事體。兼指茹言。以指連言。吉者泰可行道之時。連進又得其與也。按註全是象詞。以象爲占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提撕之例。見君子不諱欲仕以正固隱之非也。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此爻之象爲拔茅連茹而因之。征可得吉。蓋當泰之時。則君子志在外也。卽孟子君子未嘗不欲仕一句。伊尹吾豈若三句。是志在外註脚。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尙于中行。

五應是主泰之象。五主泰者。二受其任而代之主也。裁成輔相。是主泰之事。剛柔在中。是得中之象。剛者強毅能執中。柔者從容能審中。是所以得中之德。象在下之中。是已得中象。兩者兼見。互證其確也。首二句以處事言。包荒者。不爭小利。避小害。馮河者。大利害。必與必除也。次二句以用人言。不遐遺。周也和也。朋亡。不比不同也。包荒得馮河。補其不及。馮河得包荒。節其大過。不遺得朋亡。節其大過。朋亡得不遺。補其不及。無過不及。所謂中也。全是占詞。因中行是指爻言。爻象不待另著也。

象曰包荒得尙于中行以光大也。

註釋之例。釋明爻詞中事之本領。使人學之知所從下手處也。包荒二字括四句。猶云能包荒等。光者無私欲之污而明潔。是本體之伸。亦用剛所植。无私欲之累。則能強。故能馮河。朋亡大者。無偏理之隘。而公普。是本體之虛。亦用柔所抑。無偏理之累。則能圓。故能包荒不遺。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象占皆以爻之時勢起義。首二句言有否之數。失正則否。否之數即敗貞之數耳。艱貞者不與之敗。拒其數也。无咎即能貞。是彼敗不得其數之轉也。泰之中是泰全成時。此時有可逞驕縱欲之勢。能使人逞驕縱欲。故敗貞之數從此起。艱貞勉力禁驕過欲也。无咎不驕无欲也。此時驕欲有誘之者。故難於反。反之須耐難。勿恤其孚者。究明敗貞之數外。別无否之數。知敗貞之數可轉。即否之數可轉。否之孚非眞孚也。此又艱貞本領。不如是則將以艱貞爲无補而不肯爲矣。于食有福。謂如此方能艱貞以得无咎而免否也。平盈破滅。以形之多少言。往進復退。以行之利鈍言。于食有福。予以受己。所有之福也。己此時有破復之數。是有禍在。而此數尙屬可轉。則亦尙有福在也。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提撕之例。加傲人勿仍以泰視此。而不思弭否之計也。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此爻爲往必即復之象。蓋事之變皆不起於末而起于中。泰及中時。即否之界。猶此爻爲一卦之中爻。而實兩卦之界爻也。際。接界之謂。天地謂上下二卦。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此後三爻尙是泰卦。聖人作否言之者。以其幾言也。否雖有幾。亦尙可弭。故聖人必以其幾示人。傲人弭之。及可爲謀之時爲之謀也。君子之輕小人。多以其未富而料其无鄰。或知其有鄰而不見其潛相交結之迹。未知其信已成也。此正反彼之見。以象爲占。爲君子占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提撕之例。叮嚀否之幾確也。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又有翩翩不富之象。蓋此爲皆失實必然之事也。又似云且有不成以孚之象。蓋亦其交出於中心願必然之事也。翩翩卽是類從。卽是以鄰不富。又言其所以然。故以四字括兩句。猶云以鄰而不用富也。失實以所志之事言。謂志皆欲在上也。志同則相從是心願。故不待脅。此句已言中心願。下二句又以孚歸之耳。猶云其不獨從而且從之孚。亦以此故也。上註下復下字以內之勢言。此註上下以尊卑之位言。勢係于位。此之上正彼之下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此爻尤當否幾之深。而處之善則得吉。可見三四益是可爲之時。陰柔象居尊卽居五是中象。陰中虛是虛己象。尊是位可驕。居尊則天下之泰若由己出。故是爲泰之主。此又功可驕。柔中者。遜謹以取中。虛己者。虛其位與功。而不有卽不驕也。柔中虛己者。柔中出於虛己。出于虛己。則其柔中必柔中之至矣。致福全以柔中。而虛己其本也。下應亦柔中虛己之一節。然是另見取賢爲輔之象。非仍見柔中虛己之證也。妹已當能柔中虛己。帝乙之妹益必柔中虛己可知。天子之女下嫁。又下應也。故可取爲此爻之象。有福能保泰也。而否幾之時有福。則不獨有福而兼免禍。其吉比單福之吉大矣。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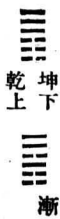
註釋之例。釋爻詞中事之要領。使用爻者知所先也。爻詞兼取于柔中虛己下賢。今言其統於虛己。行願從虛己取出。柔之結果在中。故括以中。應二是柔中之一節。故亦括以中。中以行願。謂所願在中。爲中所以快其所願也。虛己則不敢不柔。不敢舍中。故柔中是其心之所欲。自不容己。而非勉強。而凡事唯出于誠者。能極其致。故能致福。下賢亦當然之道。卽是中下賢之事。亦須遜謹方能爲。又卽不離柔。然以虛己故不敢不下。則亦中以行願之一節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此則否局已成。不獨其幾而不可弭矣。秦極則否者人情。自聖賢以下。處秦必失正。秦愈久則失愈積也。復是復之初。國家未陸沈而有離叛之時。如此則必猶有用師之想。故戒之。自邑反求諸己之意。告命者申明舊令復用前脩之意也。至此始改過。則亦止能僅存。不能復盛矣。如周之東遷。晉宋之南渡。豈不可羞。同是一貞三以食福。此以蒙吝為善。所以貴早也。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專決告自邑句。所以專決此句者。以此時救敗之道止有此策。然亦猶愈于己。故為人規勉也。謂爻詞云城復於隍。其命亂之所致也。救之在治命何疑哉。其字指命亂者之己。與邑字相照應。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象占例出餘義 皆與泰反對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

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義例反見泰卦。天下無邦志不同之效。事物陰不能內。陽不能外。內陰外陽者。生者不足則如陰。成者不足則如陽也。內柔外剛者。色厲內荏之謂。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亦以隨象而見之義。爲避難是義起見。非爲難起見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惡未形者進未高。未能爲所欲爲也。然正唯如此。故變尙得爲全人。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註釋之例。釋貞之要領。使用占者知先其大先其本也。謂貞之義甚廣。而志在君可以統之。則以志在君爲全義可也。志在君則大節未亡。而凡不正之念皆無從滋蔓。故是貞之大貞之本。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惡初習淺可改。故引之。惡進習深不可改。故絕之。以此見自新宜早也。否者斂德避難。不可榮以祿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註釋之例。爻詞通否之道言。此是其盡頭事。恐人情之所難。或思減省。故著其不可減省也。亂羣。謂與之並立於朝。仕而輟晦。亦是斂德。而君子之斂德。必不可榮以祿。方是也。仕而斂德。數之甚則乖忤。不甚則脆隨。兩者无一可。故道必在隱。

六三。包羞。

志於傷善。從居陽不中正取。不中正則疾善。居陽則无畏。合之故。傷善之志成。未能從陰之才弱取。稱惡以羞。見惡本人所羞也。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提撕之例。叮嚀君子必當避也。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似云此爻之象爲包羞。何者。爻乃位不當者也。人相反必不相容。故不中正則欲害中正可知。雖目前善于相遇。豈可狎乎。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過中否比平常加甚也。否甚則人心思治。卽天命君子以得爲之時。无咎是爻象事。謂无躁急之過。取於居陰不極其剛也。疇離祉者。已傾否之功成。使君子无小人之患也。